

诺贝尔经济学奖：你好，生活！

作为每年最后一个开奖的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似乎有着独有的“神秘感”。那些专业的术语与理论或许有些晦涩难懂，看似“高冷”的经济理论早已与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2019年的“脱贫”、2020年的“拍卖理论”，还是今年的最低工资、移民和教育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实则就是我们的日常。



David Card

● 1956年生于加拿大圭尔夫
● 1983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Joshua D. Angrist

● 1960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 1989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福特经济学教授

Guido W. Imbens

● 1963年生于荷兰埃因霍温
● 1991年获得布朗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应用计量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

三人共享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3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这一奖项。

其中，大卫·卡德（David Card）因“对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性的贡献”而获奖，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因“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贡献”而获奖。

虽是三人获奖，但1000万瑞典克朗（约110万美元）的奖金却不是均分，卡德将获得奖金的一半，另一半将分配给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

据了解，卡德于1956年出生于加拿大圭尔夫，如今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诺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卡德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研究挑战了传统观念。他的研究表明，除其他因素外，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一定会导致工作岗位减少。本地人的收入可以从新移民中受益，而旧移民群体则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此前，卡德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不应该把影响经济作为反对移民的首要原因，这两者几乎毫不相关”。而尽管卡德本人极少在政治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或提出政策建议，但他的发现经常被其他社会团体引用，以支持增加移民和最低工资的相关立法。

另外两位获奖者的贡献则集中在从自然实验中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方法论。其中，安格里斯特于1960年出生在美国，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作为经济学圈内的“顶级流量”，安格里斯特也被中国经济学界称作“安神”，他是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在研究美国的人力资本和收入不平等方面贡献突出。在经济学业内数据库IDEAS/RePEc上注册的56000多名经济学家中，安格里斯特的研究成果已跻身全球前50名。

与安格里斯特共同获奖的荷兰裔美国经济学家伊本斯，则是在1963年出生于荷兰埃因霍温，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应用计量经济

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

最低工资之辩

在颁奖声明中，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因果关系，比如移民如何影响工资和就业水平，长期的教育如何影响一个人未来的收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没有可用于比较的参照物，我们不知道如果移民减少或者那个人没有继续学习会发生什么”。

但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和上述情况类似的问题是可以自然实验去证实的。比如说，大卫·卡德通过自然实验分析了最低工资、移民、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他的研究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一定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一国公民可以在收入方面从新移民群体中获益，而较早移民的人则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另外，在促进学生未来职场成功方面，学校的资源远比之前想象的重要。

来自自然实验的数据往往很难解释。

因此，诺奖评审委员会指出，虽然这种社会问题有研究价值，但大多数学者却在试验方法上无从下手。而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自然实验方法已经广泛应用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

“大卫·卡德对社会核心问题的研究，以及约书亚·安格里斯特和吉多·伊本斯在方法论上的贡献表明，自然实验是一个丰富的知识来源。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回答关键因果问题的能力，这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益处。”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皮特弗雷德里克松表示。

的确，以最低工资为例，在这个问题上，卡德区别于传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经过对美国多州的研究之后，提出传统经济学认为最低工资政策会降低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结论未必正确。

“政府设定最低工资的用意其实是希望企业帮助政府来承担最低保障的义务”，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唐大杰表示，最低工资的标准是由政府来制定的，但具体每人需要多少收入才能保障基本生活，这个标准是不容易确定的。这是一个复杂的数理论证关系，在美国、欧洲、中国等各个劳动力市场，包括劳动福利在内的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明太指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最低工资抬高之后，会抬高企业的成本，使得企业在用工和成本之间博弈，从而影响就业率。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就业缺口增加，可能会促使企业通过改善劳动条件，比如提高最低工资这样的方式来带动，为就业带来正向的刺激作用。”

不过，唐大杰也提到：“从一些实践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可能也会有抑制就业的作用。一旦确定了最低工资，企业作为雇佣者会担心，如果按照最低工资必须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对于一些收入比较低、替代性较高的劳动力群体而言，企业可能会无法承担成本，从而压低用工需求，抑制就业率”。

“受伤”的劳动力市场

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共颁发了

53次，共有89人获奖。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经济学细分研究领域的学者获奖。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以表彰他们“改进了拍卖理论和发明了新拍卖形式”，而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则将目光放在全球贫困的问题上。就像一个风向标，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在一步一步靠近民生。

而眼下受疫情影响，就业问题正是全球头疼的经济难题。今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1年趋势》的报告，其中提到，新冠疫情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危机或将持续更久，2023年前全球就业增长规模仍不足以弥补疫情造成的就业损失。

2020年全球有超过4.7亿的人处于失业或者未充分就业的状态，这份报告还预计，2022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到2.05亿，远超2019年的1.87亿。

“疫情对就业的影响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樊明太表示，疫情之后，一方面很多人的就业意愿下降，另一方面，灵活就业的方式比较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业的缺口就会增加。

由于疫情反复，今年以来，全球总工作时数损失持续居高不下，第一季度总工作时数减少4.8%，第二季度略降至4.4%。这一缺口相当于第一季度的1.4亿个全职工作岗位和第二季度的1.27亿个全职工作岗位。

以美国为例，最新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就业岗位远低于预期，仅新增19.4万个岗位，远低于道琼斯经济学家估计的50万个。与此同时，就业的缺口也让各大企业接连选择增加工资，包括亚马逊、星巴克等在内的企业纷纷上调了最低时薪，月度0.6%的工资增长将9月同比增幅推升至4.6%。

事实上，比起美国，不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支持财政刺激措施的能力有限，印度失业率已经超过了10%，巴西甚至达到14%，就业和工时的下降已经转化为劳动收入的下降和贫困人口的增加，与2019年相比，目前全球增加了约1.08亿贫困或极端贫困劳动者。

北京商报记者 汤艺甜 赵天舒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委员会官网

Facebook的多事之秋

两次史无前例的宕机之后，Facebook的多事之秋还没结束。这次是外患，来自监管层的目光锁定在了Facebook以及旗下的一系列应用对于青少年的影响，还有算法的安全性。看起来，Facebook这艘横行了十多年的大船也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刻。

在频次越来越高的审查之下，Facebook开始行动了。当地时间10月10日，社交巨头Facebook公司全球事务副总裁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表示，Facebook将在其应用上推出新措施来促使青少年远离有害内容。

当天，克莱格在节目中表示：“我们的系统将监控青少年反复观看的内容，如果这些内容可能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我们将引导他们远离，推送其他内容”。另外，Facebook还计划创建一个“休息”功能，将提醒青少年用户暂停使用Instagram。

而对于外界质疑的算法问题，克莱格表示，算法应该承担责任，必要的话接受接管，这似乎意味着，Facebook对允许监管部门访问Facebook算法的想法持开放态度，不过，当被问及在1月6日骚乱之前，算法是否被错误地用于放大错误信息的提问时，克莱格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如果Facebook删除这些算法，人们会看到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仇恨言论被误传”。

Facebook如此积极的态度也是事出有因，眼下，美国国会议员正在审查Facebook及其Instagram等子公司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上周，Facebook遭遇了前员工的“举报”，Facebook前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

（Frances Haugen）指责Instagram未能做出改变，因为内部研究显示对一些青少年造成明显伤害，同时被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国会的还有大量公司内部文件。

消息曝光之后，Facebook旋即陷入了舆论的漩涡。根据这些文件，弗朗西斯·豪根称，在具体的业务运营中，Facebook一直以盈利指标和增加用户活跃度作为唯一的核心目标，并不断压制公司内部试图降低社交媒体负面影响的努力。

即便是此次不再消极应对，外界对Facebook的质疑声仍然不少。儿童和媒体营销行业监管机构Fairplay的执行董事乔什·戈林（Josh Golin）就认为，引入控制措施来帮助父母监督青少年不会有效，因为许多青少年以其他方式设置了秘密账户。在他看来，Facebook需要更准确展示他们将如何实施它，并提供表明这些工具有效的研究成果。

就新举措的具体规划以及如何应对外界的质疑，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Facebook方面，不过截至发稿暂未收到具体回复。

对于Facebook而言，这只是近期面临的众多棘手问题之一，最近的Facebook俨然成了风暴靶心。上周一，Facebook遭遇了长达6小时的故障，导致超过29亿互联网用户无法访问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和其他工具。几天后的上周三，Facebook发布声明，将宕机原因归结于例行维护期间的一个简单技术错误。

但没想到的是，到了上周五，Facebook又一次出现了类似的故障，部分

服务再度无法接入，宕机时长约为2小时。对此，Facebook方面表示，部分用户上周五遇到的问题与上周一的全球性故障无关；已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一切都应该恢复正常了”。

虽然已经解决，但史无前例的宕机事件对Facebook造成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对于Facebook来说，近期以来，该公司正在大力投资推动内容创作，此次事故无异于当头棒喝。普通用户可能损失有限，但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长期与用户联系、发布广告和销售产品的小企业主损失惨重，据一些线上创作者和小企业主估计，他们在故障期间的损失从几百美元到超过5000美元不等，这些损失的来源包括销售、联盟链接、赞助帖子和产品发布。

就在故障发生当天，Facebook股价盘中一度大跌近6%，一夜之间市值蒸发约473亿美元。而在上周整周，Facebook股价跌近4%，连续第四周下挫，是该股自2020年3月疫情暴发之初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跌势。目前，Facebook的股价较9月的高点已经下跌了14%，纵观美国几家大型科技巨头，Facebook的表现几乎是最差的。

宕机事故除了引发了外界对Facebook技术算法的审视之外，也反过来让监管层看到了Facebook当下的影响范围。美国国会众议院成员Alexandria Ocasio-Cortez表示，Facebook暴发大规模宕机事故，这凸显出该公司在全球通信和其他服务领域的垄断地位，再次表明Facebook应该被分拆。北京商报记者 汤艺甜

黎巴嫩南部一炼油厂起火



11日在黎巴嫩南部的扎拉尼石油设施附近拍摄的火灾现场。新华社图

当地时间11日，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巴嫩南部一石油设施发生大火，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报道称，火灾点为扎拉尼炼油厂的一座巨型储油罐，扎拉尼炼油厂位于首都贝鲁特以南约50公里，火灾现场正冒出滚滚浓烟。

相关部门已封锁途经扎拉尼、连接贝鲁特与黎巴嫩南部的公路。附近工人已被疏散，消防车已投入灭火作业。火势猛烈，火灾影响到周边地区，周围车辆绕行至其他路段。

据报道，黎巴嫩两大发电站中的一座恰好位于起火点附近，这座电站已在两天前因燃料短缺停止运转。电厂附近的黎巴嫩军队也已经撤离。

黎巴嫩目前正在经历严重的电力危机，

每天停电时间长达22个小时。黎巴嫩能源部表示，黎巴嫩两座最大的发电厂日前因燃料短缺而关停，10日才恢复电力供应。

黎巴嫩自2019年8月起面临经济危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其经济情况再度恶化。自2019年以来，黎巴嫩货币贬值超过90%，在过去的一年中，黎巴嫩大约3/4的人口陷入贫困。一年多前，贝鲁特港口曾发生火灾并引发大爆炸，导致至少215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同时由于外汇缺乏，难以从国外进口燃料，进一步加重了黎巴嫩的能源短缺局面，在9日大停电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数黎巴嫩民众每天只能得到两小时的供电。由于黎巴嫩经常发生停电，当地人多使用私人柴油发电机供电。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 图片新闻 ·